

# AI 影像赋能抗战历史记忆建构研究——以 2025 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 AI 精品案例为中心

杨羽萱<sup>1\*</sup>

(<sup>1</sup>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 2025 年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 AI 精品案例中的抗战题材影像作品, 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技术如何重塑抗战历史记忆的建构逻辑。通过对《我有一个朋友叫李青山》《烽火家书》《泛黄的相册》等多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论文从技术呈现、叙事转型与记忆建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研究发现, 在技术层面, AI 技术催生了中央媒体、地方融媒体、高校及技术企业多元主体协同的生产格局, 分别承载“忠实转译”“情感解构”与“奇观重构”的话语逻辑。在叙事层面, AI 推动抗战叙事从宏观的“史料复原”转向微观的“情感沉浸”, 通过个体生命故事建立跨时空情感连接。最终, 在记忆建构层面, 技术与叙事的结合共同促成了记忆范式从线性、权威、单向的模式, 向网状、互动、动态生成的数字记忆生态转型。

**关键词:** AI 影像; 抗战历史; 数字记忆; 叙事转型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2i3.1358>

##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rough AI-Generated Video: A Case Study Centered on the 2025 China Positive Energy Online Communication AI Excellence Cases

Yang YuXuan<sup>1\*</sup>

(<sup>1</sup> Southw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AI-generated video work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eatured in the 2025 "China Positive Energy Online Communication AI Excellence Cases". It delves into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historical memor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cases such as I Had a Friend Named Li Qingshan, Letters from the Front, and The Yellowed Photo Albu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narrative shift,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AI has fostered a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landscape involving central media, local media, universities, and tech companies, each embodying distinct discursive logics: "faithful translation," "emotional deconstruction," and "spectacle reconstruction." At the narrative level, AI propels the narrativ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macroscopic "historical data restoration" to

**作者简介:** 杨羽萱 (2005-), 女, 山东潍坊, 本科, 研究方向: 广播电视编导

**通讯作者:** 杨羽萱, 通讯邮箱: 18863030527@163.com

wards microscopic "emotional immersion," establishing trans-temporal emotional connections through individual life stories. Ultimately, at the level of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narrative jointly facilitates a paradigm shift in memory formation—from a linear, authoritative, and unidirectional model towards a dynamic, interactive, and network like digital memory ecology.

**Keywords:** AI-Generated Video; War of Resistance History; Digital Memory;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 引言

2025年,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 AI 精品案例”征集展播活动<sup>[1]</sup>,集中呈现了一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AIGC)创作的网络视听作品。其中,以抗战历史为题材的 AI 影像引发广泛关注,包括:全 AI 生成微电影、动态化家书影像、老照片修复对比、官方纪念影像、互动专题页面等方式,这标志着 AIGC 技术正深度介入重大历史主题的当代传播与记忆建构。AI 技术不仅实现了历史影像的数字化修复与再生,更通过沉浸式体验、多模态叙事和用户参与机制,重构了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使抗战精神从概念走向实体,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共鸣,从线性权威叙事走向网状互动传播。正如陆晔等学者所提出的“情感基础设施”理论所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支撑人类情感经验与社会联系的基础设施新形态,它能够在个人记忆、族群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三个层面参与记忆重建与情感修复<sup>[2]</sup>。那么 AIGC 在抗战历史影像创作与记忆建构中扮演了何种独特角色?

## 1 技术呈现: AI 在抗战影像创作中的多元应用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正深刻改变着抗战历史记忆在社会中的建构方式。AI 的低门槛特性吸引了中央媒体、地方融媒体、高校及技术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了协同生产的创作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不同主体承载着各异的话语逻辑:中央媒体主导“忠实转译”,确保历史记忆的权威性;地方融媒体深耕“情感解构”,通过微观叙事引发共情;产学研协同则践行“奇观重构”,在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间寻求平衡。2025年的正能量网络传播 AI 精品案例,恰好体现了这种“主流话语把控、地方叙事深挖、技术工具支撑”的多元互动关系。

表 1 抗战题材 AI 影像创作主体类型与角色

主体类型	典型案例	协同模式	核心技术应用	话语类型
中央媒体	央视网《寸心测河山》《烽火家书》、环球网《泛黄的相册》、央广网《理响中国烽媒体主导+技术外包火丹心》、中国青年网《抗战文物会说话》、中国新闻网《AI 忆峥嵘》	/全流程自主制作	图像修复上色、场景重构、部分 AI 生成、数字人复原	主流话语
地方融媒体	怒江州《我有一个朋友叫李青山》、河北新闻网《我家住过八路军》	地方融媒体独立实践/互动专题设计	全 AI 生成、三维战场建模、互动功能	个人话语
高校/科研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旦大学《寻找“刘排副”》	产学研联合	DNA 提取+AI 人像复原、伦理把关	技术话语
技术企业	字节跳动、快手、百度、腾讯、抖音等提供底层支持	技术工具支持	底层技术平台、生成模型、互动特效	技术话语

支撑这一多元协同格局的,是几类核心 AI 技术的差异化应用。当前抗战影像创作主要依赖 AI 影像生成、图像修复上色、多模态融合、数字人及互动功能五大技术类型,它们协同构建起一个从补全历史到“双向共创”的完整生态。

表 2 抗战题材 AI 影像核心 AI 技术应用类型比较

技术类型	《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	《烽火家书》	《泛黄的相册》	《寸心测河山》	《寻找“刘排副”》	《我家住过八路军》	技术类型
AI 影像生成	全 AI 生成	场景重构	画面补全	场景融合	人像复原	-	AI 影像生成
图像修复上色	历史照片处理	老照片动态化	照片修复对比	历史影像处理	遗骸照片修复	历史照片展示	图像修复上色
多模态融合	地理数据+军事地图+口述史料	文本+图像+语音合成	静态照片+动态场景+背景音乐	建筑图纸+战场实景	DNA 数据+历史档案+AI 复原	文本+图像+用户 UGC 内容	多模态融合
数字人技术	虚拟角色塑造	历史人物动态形象	历史人物表情动态	历史人物形象	烈士面容复原	数字讲解员	数字人技术
互动功能	-	-	-	-	-	用户上传史料	互动功能

正是这些具体的技术应用，精准地服务于不同主体所承载的独特话语逻辑。

在主流话语层面，中央媒体作为抗战历史记忆建构的“定盘星”，不仅承担着价值观把控与集体记忆唤醒的核心功能，更在实践中深刻践行了学者李怡提出的“忠实转译”逻辑。这一逻辑强调在利用生成式 AI 进行文化记忆重构时，必须坚守史实底线，将技术作为“转译”而非“改写”历史的手段，确保历史记忆的准确性、严肃性与权威性<sup>[3]</sup>。具体而言，央视网推出的《烽火家书》与《寸心测河山：笔与枪的双线抗战》是“忠实转译”逻辑的典型范本。《烽火家书》以左权将军十一封真实家书为不可动摇的史料基石，利用 AI 修复字迹、动态化照片，将沉睡档案“转译”为可感的情感叙事，实现历史真实与价值导向的统一。同样，《寸心测河山》在处理 1936 年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投笔从戎”与“坚守测绘”的双线叙事时，巧妙地将文物保护与抗战记忆相联结。作品基于详实的历史档案，利用 AI 重建故宫太和殿顶场景及战火纷飞的战场，这种“转译”并非虚构历史，而是通过填补影像空白，让“图纸笔墨守护文脉”与“血肉之躯守卫山河”的宏大主题在具象化的历史场景中得以确证，从而开拓了抗战叙事的维度。此外，环球网《泛黄的相册》与央广网《理响中国·烽火丹心》等系列作品，进一步将“忠实转译”从单点案例扩展为常态化机制。这些作品遵循“史料为本、技术为用”原则，利用扩散模型修复老照片、消除视觉隔阂，旨在以技术手段直观呈现 80 年前后的历史对比，而非制造虚假的“超真实”幻象。这种系列化生产构建了一个基于严谨史实的“数字记忆场”<sup>[4]</sup>，在此场域中，AI 技术被严格规训于“转译”框架内，既发挥了多模态融合优势以增强沉浸感，又有效规避了“去历史化”的风险，确保了主流话语在数智时代对历史解释权的牢牢掌握与正向引导。

在个人话语层面，地方融媒体中心凭借对本土资源的深耕，成为抗战历史记忆“情感解构”与创造性转化的关键主体。生成式 AI 能通过微观叙事打破宏大历史的疏离感，将抽象的集体记忆重构为具身的个体生命体验<sup>[3]</sup>。云南省怒江州融媒体中心的《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该作品并未止步于战役宏观进程的复述，而是依托 2000 余份战地照片、军事地图及老兵口述史料，利用 Midjourney 与 Runway ML 等技术，全 AI 重构了 17 岁士兵李青山的青春视角与战场细节。这种“情感解构”策略，将冰冷的战争数据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痛感，成功建立了当代观众与历史个体的跨时空情感连接，为地方抗战记忆在影像维度“塑形”。与此同时，河北新闻网的《我家住过八路军》则进一步拓展了个人话语的边界，从单向的“情感共鸣”走向双向的“记忆共创”。该案例通过互动专题设计，邀请公众上传家族抗战史料，构建了一个开放的数字记忆场域。在此过程中，公众不再是被动的记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建构者。这种“媒体主导+用户共创”的模式，不仅激活了散落于民间的碎片化记忆，更在数智时代重塑了

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历史不再是固定的权威文本，而是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不断流动、生长的生命体。两者共同证明，地方融媒体通过技术赋能个体叙事，有效实现了抗战记忆从“宏大宣教”向“微观共情”的范式转型。

在技术话语层面，产学研联合型协同模式成为平衡技术创新与历史严谨性的关键枢纽，生动诠释了“奇观重构”逻辑<sup>[3]</sup>。这一逻辑并非单纯追求视觉震撼，而是在确保史料真实的基础上，利用 AI 技术将抽象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的“超真实”体验，从而在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之间构建起新的平衡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寻找“刘排副”》案例，正是这一逻辑的典范实践。该案例不仅是一次技术应用，更是一场跨越 70 多年的情感重逢与记忆修复。故事始于 70 多年前，27 岁的济南籍新四军“刘排副”在战斗中腹部中弹，被抬入 7 岁孩童李庭章家中养伤。战士们挑水扫院、做饭陪玩的温情细节，与李庭章踮脚望见那张苍白脸庞的记忆碎片，构成了鲜活的历史底色。一周后烈士牺牲，村民以门板为棺将其安葬山间，李庭章则从 7 岁守至 82 岁，将“清明添土、除夕燃香”的誓言缝进年轮，苦等烈士亲人。在这一深厚的情感与史料基础上，项目团队构建了“AI+DNA+历史档案”的多学科交叉路径。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复旦大学提取遗骸 DNA 进行科学寻亲，而央视新闻则在复旦大学人像复原技术的支撑下，运用 AI 生成模型精准还原了“刘排副”的样貌。当 AI 复原的烈士形象出现在 82 岁守墓人李庭章面前，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瞬间打破了生与死、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此处，AI 技术不再是冷冰冰的算法，而是成为了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情感媒介。它基于真实的 DNA 数据与历史档案进行“奇观重构”，既避免了“不相关影像”与历史虚无主义风险<sup>[5]</sup>，又实现了让受众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完成对英烈精神的深度认同。

总而言之，AI 技术在抗战影像创作中扮演了超越工具的核心角色。AI 生成、图像修复、多模态融合、数字人与互动技术协同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从“历史补全”到“双向共创”的动态记忆生态。这不仅填补了历史影像的空白、修复了记忆的碎片，更推动了记忆建构范式从单向灌输向互动参与的深刻转型。

## 2 叙事转型：从“史料复原”到“情感沉浸”

AI 技术的深度介入，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抗战历史影像的叙事逻辑，推动其从基于史实的单向“史料复原”，向激发深层共情的“情感沉浸”体验发生根本性转型。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叙事主体、内容视角及审美认知机制的全面重构<sup>[6]</sup>。

首先，叙事主体经历了从“权威独白”到“多元对话”的深刻变革。在传统抗战叙事中，传统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主导了历史记忆的传播。而在数智时代，技术本身作为生成工具、用户作为二次创作者和传播节点，共同构成了新的叙事参与者。河北新闻网的《我家住过八路军》通过精心设计的互动专题，打破了受众的被动地位，用户从单纯的“记忆接受者”转变为“记忆参与建构者”。该模式在“人—机—历史”的三重交互中，让抗战记忆在公众的持续参与下不断生长。与此同时，怒江州融媒体中心的《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则展示了技术作为叙事中介的独特价值——它成为连接当代观众与 1944 年远征军士兵的跨时空桥梁，技术本身参与了意义的生成。

其次，叙事内容实现了从“宏大事件”到“个体生命”的微观转向。传统的抗战影像多聚焦于著名战役的胜负、英雄领袖的壮举，往往因过于宏大而疏离了普通人的情感体验。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叙事视角显著下移，转向讲述普通士兵、平民百姓乃至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通过微观个体叙事折射宏观国族历史。《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不再仅仅罗列战果，而是放眼于远征军士兵的青春面孔与战友情谊；《烽火家书》以左权将军的十一封真实家书为线索，细腻刻画了将领作为父亲、丈夫的柔情与家国情怀的冲突；《泛黄的相册》采用平民视角，通过老照片的动态修复对比，展现普通民众在战火中的生活变迁；《寸心测河山》则独特地聚焦于 1936 年东北大学建筑系两名学生的不同人生选择，将文物保护与抗战救亡双线交织，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文脉担

当；《寻找“刘排副”》更是将镜头对准了7岁孩童李庭章与27岁抗战烈士之间跨越70多年的守望，以军民鱼水情的细腻笔触触动人心。

这种视角的微观化，极大地深化了情感连接的强度。叙事不再止步于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而是致力于与当代观众建立深层的“情感连接”。而这一连接之所以可能，其深层机制在于叙事转型所引发的受众接受心理的根本转变。艾莉森·兰兹伯格（Alison Landsberg）的“假肢记忆”（Prosthetic Memory）理论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电影、博物馆等媒介可以通过身体感觉、情感认知，让受众“移植”他人的记忆体验，形成一种并非亲身经历却同样真实可感的“假肢记忆”<sup>[7]</sup>。在本研究的案例中，AI影像正扮演着这一“记忆移植”的媒介角色——当观众观看《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中17岁士兵的青春面孔，或目睹《寻找“刘排副”》中守墓人与复原烈士的跨时空“重逢”，他们并非在被动接受历史知识，而是在情感层面“亲历”了那段未曾经历的岁月。

传统历史教育常因史料晦涩、叙事宏大而面临较高的认知门槛，阻碍了深层共情的产生。而新范式下的AI创作，首先以坚实的史料基础——如《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的战地照片与军事地图、《烽火家书》的真实家书文本、《寻找“刘排副”》的DNA与档案——构建了无可辩驳的可信度。这一“理性主导”的基石，极大地降低了受众的知识准入障碍。当技术基于此进行视觉化转译时，受众便能迅速跨越认知隔阂。其心理过程始于对史料真实性的理性确认，继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生动叙事的感性沉浸。这种“理性判断与感性体验”的紧密结合机制，使AI影像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奇观，成为引导受众从认知认同迈向情感共鸣的高效桥梁。这正是陆晔等学者所描述的“情感基础设施”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传导情感的物质系统与传递集体情感的模式化、持久渠道，让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获得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正是这一接受心理的变革，让上述案例中的跨时空对话、家书情感的递进、守墓人与复原烈士的催泪重逢，能够直击人心，完成从“知道历史”到“感受历史”的质变。

这一转型完美契合了“消极—积极动态转化的混合情感”理论<sup>[6]</sup>：抗战历史本身的沉重悲壮与AI技术带来的超现实视觉奇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若处理得当，这种张力能将受众对技术的陌生感转化为对历史细节的主动探索欲，使原本可能令人望而生畏的沉重历史，转化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情感体验。

进一步看，抗战题材的AIGC创作因其主题的特殊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范式与伦理框架。其一，真实性要求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所有案例均严格基于战地照片、真实家书、DNA数据等史料。其二，情感基调的庄重性是创作的灵魂，所有案例均以庄重、敬畏、缅怀为主基调，坚决摒弃娱乐化倾向。其三，高史料依赖度是创作的前提，扎实的史料考证与专家审核是项目启动的基石。其四，社会敏感度决定了审核的严苛性，《寻找“刘排副”》明确标注“AI人像复原”，验证了“规范标注”和“史料核实”的必要性。其五，AI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独特的“历史补全”与“记忆修复”功能，它通过修复、生成与复原，创造出一种基于史实的“超真实”历史在场感。最后，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是保障这一范式运行的关键，《寻找“刘排副”》采用的“AI+历史专家”联合审核机制，为行业树立了标杆。抗战题材的AI影像创作正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对话、微观个体的聚焦以及严谨的伦理规范，成功地将沉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与时代感的数字遗产。

### 3 记忆建构：从线性权威到网状互动的范式转型

技术应用与叙事转型的深层耦合，最终引发了抗战历史记忆建构范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并非简单的媒介迭代，而是从传统的线性、单向、权威主导模式，向网状、互动、多元参与的数智化新范式的历史性跨越。在传统范式中，记忆的生成通常遵循“史料收集—专家解读—媒体制作—大众接受—记忆形成”的链条式路径，其中专业机构、研究主体与主流媒体承担着较强的

内容筛选、阐释与传播功能，公众主要以接受和认知为主，因而记忆表达往往呈现出相对稳定、统一的叙事形态。

这一新范式的核心在于记忆主体的重构与记忆空间的拓展。在《我家住过八路军》项目中，河北新闻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输出，设计了开放式的互动专题页面，预留了巨大的用户参与空间。公众不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通过上传家族抗战史料、浏览互动地图，直接成为了记忆的“参与建构者”。这种模式将原本封闭的官方叙事转化为开放的“人—机—历史”三重交互场域，印证了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理论——那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被称为“记忆之场”，在媒介化时代，各类媒介正是凝固、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核心载体<sup>[4]</sup>。AI影像通过具身感知技术，让受众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历史“在场”，将过去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想象，转化为当下可触可感的“异托邦”实践<sup>[3]</sup>，构建了数字时代的“记忆之场”。同样，《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通过全AI生成技术，构建了1944年与2024年双年代平行叙事的流动空间，让观众在“跨越80年的青春对话”中，亲历那段被填补的战场影像空白。这种记忆形态不再是静止的文本或照片，而是一个流动的、可交互的数字记忆场，正如李怡所言，实现了从单一媒介空间向“虚实互构的记忆空间”的跃迁。

在新范式的生产机制层面，主流话语、个人话语与技术话语实现了协同共生。以央视网《烽火家书》、环球网《泛黄的相册》及《寸心测河山》为代表的集体记忆的话语，侧重于价值观把控与集体记忆的唤醒，它们利用AI技术对左权将军家书、故宫文物等核心史料进行动态化转译，确保历史叙述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以《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和《我家住过八路军》为代表的个人话语，则聚焦于个体生命叙事与本土记忆挖掘，通过普通士兵的青春面孔、百姓与八路军的日常互动，赋予宏大历史以温热的血肉；而以《寻找“刘排副”》为代表的技术话语，则专注于技术攻关与伦理把关，通过“DNA提取+AI人像复原”的高精尖路径，解决历史遗留的疑问。这三种话语在AI技术的连接下，不再彼此割裂，而是共同编织出一张立体、丰满的抗战记忆之网。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格局，正是“情感基础设施”理论所强调的——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传导情感、连接记忆的物质系统与模式化渠道，它让分散的个体记忆得以汇聚，让沉默的历史档案得以“发声”。

在记忆建构的深层逻辑上，传统影像受限于拍摄条件，留下了大量战场画面的空白，而AI技术通过算法数据统计虚构与历史集体想象虚构的结合，生产出了一种超越物理真实的“拟像”。《我有个朋友叫李青山》中那些从未被镜头记录过的冲锋瞬间，《寸心测河山》中重现的战火纷飞的测绘场景，都是这种“超真实”的体现。它们填补了历史的视觉真空，使不可见的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同时，《寻找“刘排副”》中烈士面容的复原与守墓人的跨时空“重逢”，更是将这种具身感知推向了极致让历史记忆在情感的高潮中被深刻内化——媒介技术能够让受众“移植”他人的记忆体验，形成一种并非亲身经历却同样真实可感的记忆形态<sup>[7]</sup>。当82岁的守墓人与AI复原的烈士面容在数字空间“重逢”，观众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知识的获取，更是一种情感层面的“在场”与“共情”。正是基于前述叙事转型所奠定的“理性判断与感性体验”相结合的接受机制，这种宏观层面的记忆生态重构才得以可能——受众在微观叙事中完成情感沉浸，进而在宏观层面参与并促成了网状记忆范式的生成与延续。

然而，新范式的建立也伴随着深刻的伦理挑战，学者杨剑秋提出的“不相关影像”与“去历史化”风险指出，若缺乏约束，AI生成的影像可能破坏传统影像的“感觉逻辑”，沦为缺乏时间绵延感的“离身”幻象<sup>[5]</sup>。因此，在抗战题材的记忆建构中，必须坚持“史料为本、人工把关”的伦理底线。五个案例在实践中均展现了高度的伦理自觉：《寻找“刘排副”》建立了“AI+历史专家”的联合审核机制，确保人像复原的准确性；《烽火家书》在情感渲染上保持克制；《泛黄的相册》明确标注技术处理痕迹。这些实践证明了只有在严格的史料核实、清晰的技术标注以及情感克制的多重规训下，才能有效规避技术对历史记忆的消解与异化。

综上所述，抗战历史记忆的建构范式正在经历一场从线性封闭到网状开放、从单向灌输到双向共创、从静态权威到动态生成的深刻革新。这一新范式成功构建了一个虚实互构、多元参与的数字记忆场——一个由 AI 技术重新定义的“记忆之场”。它不仅通过所谓的“异托邦”实践让历史“活”在当下，更在伦理框架下确保了历史记忆的严肃性与真实性。未来的抗战记忆传承，将不再是单一的官方叙事，而是一个由媒体、技术平台、专家学者与普通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

## 4 结语

AI 技术的介入正深刻推动着抗战历史记忆建构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记忆的生产、叙事与接受机制，已从过去线性、封闭、权威主导的单一模式，转向了由多元主体协同、多模态技术融合、双向互动参与所构成的网状动态新范式。以坚实史料为根基的 AI 技术，通过“历史补全”与“记忆修复”，构建了可感的“超真实”体验与“异托邦”实践空间，有效降低了认知门槛，将理性的史料确证与感性的沉浸体验相结合，从而深化了情感共鸣与集体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历史真实性与严肃性的伦理考量，案例中“史料核实”“人工审核”与“规范标注”等实践，为技术应用设立了必要的伦理边界。展望未来，抗战历史记忆的传承，将愈发成为一个在“史料为本、技术赋能、情感共鸣”原则指导下，由媒体、技术、学界与公众共同参与的、持续生长的动态过程。AI 技术在其中扮演的，正是连接过往与当下、沟通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并在严谨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关键桥梁。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网信办. 2025 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 AI 精品案例征集展播活动公告[R]. 2025.
- [2] 陆晔.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弥补记忆缺口? ——一项关于 GAI 作为新兴情感基础设施的探索性研究[J]. 传媒观察, 2025, (11): 5-11.
- [3] 李怡. 虚室生白: 生成式 AI 对中国神话影像的文化记忆重构[J]. 当代电视, 2026, (02): 79-85.
- [4]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2.
- [5] 杨剑秋. AI 生成影像的美学表征及其“不相关性”——重建 AI 艺术的审美体系[J]. 艺术学研究, 2025, (03): 93-104.
- [6] 朱婧雯. 人工智能影像的“美感”及其发生机制——基于 AI 生成视频审美经验文本的扎根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6(05): 157-168.
- [7] 陶东风, 吕鹤颖. 论大众文化时代的“假肢记忆”[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9): 89-96+112.